

壬子秋月二日泰山無次健筆於瓦窰 岳陽子

承公有道先生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岳陽子謂余此集為代諸俠如聞余此集為代諸俠
願力能令余與余等相見者倘快余於神宗澤古不人等
以劍端為大敵勝曲曲初種勝敵雖深大楚注者難若種
長古外亦勝為吹雲洞之雲如雲洞以耳勝法其勝
不而兩年余於 岳陽子先生人等觀余聞 岳陽子先生
為知者一見當大耳 長古外亦勝為大耳

粉劍驚鷹

(台灣)云中岳著

今人欲觀古書者須知古書之
意之真偽其法宋諸明為相合五
故書者其法宋諸明為相合五
其法宋諸明為相合五



粉劍驚鷹

〔台灣〕

云中岳 著

①上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粉劍驚鷹

〔台灣〕
云中岳 著

Ⓣ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粉剑惊鹰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54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-6434-0262-3

(上、下册)定价:38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偏僻的山村之中突然起了大火,素有蔡善人之称的隐湖山庄一时之间血光剑影,一群蒙面壮汉将蔡善人团团围住,令其将“古玉符”交出,蔡善人却抱着与古玉符共存亡拼死抵抗,眼看不支,这时却出现一黑影将他救出,可是他却回天无术,临终前将古玉符交出。

数年过后,少年李淮彬痛怀其父,在一险恶漩涡中失踪,不意也被狂流卷入,李淮彬拼命挣扎掉进了一个地下水晶宫得到一枚奇果,又得奇门兵器,为揭父生死之谜,李淮彬不畏江湖险恶,豪气盖天,闯荡江湖,遇红颜几人,正义与险恶,爱情与仇恨,掀起一场江湖龙虎风云。



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、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策 划
责 任 编 辑

常 任
海 军

梧桐落叶，枫林点丹，微山湖边的芦苇，亦微微带着一些枯黄颜色，运河南北已是深秋季节了。

正是下旬的时候，天上星月无光，大地上呈现出一片寂静，万籁无声。

微风传来，只听到沙沙的芦苇声音，却看不清一切事物。

天是这么黝黑！地又是那么的沉寂！

此时此地，正是夜行人的绝佳活动时候。

约莫午夜时分，在那微山湖畔，距房村东面，约里许远的隐湖山庄，正浸淫在黑夜中，远远看去，只是黑压压的一片庄房，既无灯火，也无人影。

忽然，从庄院中，冒出一阵黑烟，将整个庄院弥漫笼罩，从黑烟中，可以嗅到浓郁的硫磺，火硝，松香等气息。

霎眼工夫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红光闪了一闪，立刻火蛇飞舞，熊熊烈焰，上烛霄汉，天空布上红霞，黝黑的大地，变成了赤红颜色。

火，这无情的火，晃眼将偌大庄院吞噬下去。

只见一条长大的人影，右腋下，好似挟着一个长包袱，从火海中，冒烟突火而出，在火光辉映下，略为一闪，立刻隐没于微山湖中。

这条长大人影，刚刚消失，火海中又纵出一条瘦小人影。疾如电闪，沿着微山湖畔北行，晃眼无踪。

先后两条人影，身法都异常快，因此，无法看出他们的形貌衣着，不过，从其轻灵快捷的身法来看，足见这些人，全是武林高手。

房村的居民，被这浓郁的硫磺，火硝，松香味刺激，皆从酣梦中惊醒，开门一看，见隐湖山庄，浸没于火海中，不由大声惊叫起来。

一时，人声鼎沸，杂乱异常！

“隐湖山庄，蔡善人家起火了，赶快去抢救呀！”

“蔡善人是我们房村的生佛，我们不能不救呀！”

“老天真没生眼，这么行善人家，灾劫偏降到他的头上，不是太不公平吗？”

“求求菩萨保佑，使蔡善人一家平安。”

于是，呼救声，关切声，怨愤声，祈祷声，嚷成一片，此起彼落，便加上小孩子呼娘叫爷的哭喊声，挑桶取水 and 素吝乱局促的足步声，越发使这座村子，骚动不安，愈形混乱。

不多时，百数十个男女，各拿着救火器具，赶到了火场外围。

离火场尚有百十丈许，只见人影幢幢，闪出十几个手拿明晃晃钢刀的蒙面壮汉，厉声喝道：“快滚！少管爷们的闲事。”

有两个年轻村民，出声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救火的，并非管你们的闲事，真奇怪，难道说救火也不对吗？”

蒙面壮汉，并不答话，只是桀桀怪笑一声，手中钢刀一挥，竟将两个年轻村民，斩于刀下，并发出粗犷的声音，喝道：“再不滚，这两人就是榜样！”

十几个蒙面壮汉，在说话时，气势汹汹，白晃晃的钢刀，挥动不停，大有一言不合，立刻行凶之势。

人到底是血肉之躯，贪生怕死，本是常情，何况对方，乃是杀人如剪草的匪类，又亲眼目睹两个年轻村民的惨状，令人心胆俱寒，内心中，虽感念蔡善人平日恩德，无奈眼前匪类这般凶狠，一个个早吓得魄散，抱头鼠窜而逃。

蒙面壮汉早已把百数十村民骇退，不由得个个得意洋洋。

正当十几个蒙面壮汉，得意欢笑声，尚在空中摇曳的时候，蓦见黑影一闪，银虹凄凄，十几个蒙面壮汉，连黑影形貌和来路尚未看清时，已被腰斩两段，陈尸于地。

那条黑影，在尸体周围，略为盘旋，然后风驰电掣般，朝湖滨庄门而去，此人来去似箭，神速异常，只有用电光石火差堪比拟。

这隐湖山庄，面湖而建，距湖滨，约十丈左右，门前是个十几亩方圆的广场，白沙铺地，平整异常，四周边缘，植有数百株杨柳，柳丝飘拂，绿叶青葱，天时虽已入秋，但无一丝枯败衰落现象。

广场上，此刻正有十几条人影，兔起鹘落，恶斗不休！

这些人，虽是拼斗剧烈，却是一味哑斗，更无金铁交鸣的声音传出，足见全是武林高手，纯以上乘功力拚斗。

尤奇怪的敌对双方，众寡悬殊，十六对一，被围之人，虽已迫得身躯摇曳，步履蹒跚，兀自勉强抵抗并无退意。

双方的身形和招数，亦与中原正邪各派的武功不同，不但轻灵飘忽，迅捷如电，而且招术奇诡，出于一般武术常轨以外，难以看出他们的道路，唯听有低沉的哼哈声音。

当中那人，被这多高手围攻，身法越来越慢，渐形不支，几乎成了摇摇将坠之势。

对面十六人，见对头已成瓮中之龟，心中甚喜，蓦听一个粗犷洪厉的声音道：“蔡萍生！事情拼到这般地步，你还想抵抗吗？不如把古玉符献出来，我们结个鬼缘，给你个全尸，否则把你剁成肉呢，方泄心头之恨。”

蔡萍生对待任何威胁，抱着与玉符共存亡的决心也就全力抵抗，理也不理。

围攻众人，见蔡萍生险到极点，仍不减当年豪气干云，大家不禁地内心亦甚佩服，知善说无用，互相叽咕几句！

倏然加紧进攻，刀光剑影，好似急风暴雨般挥落下来。

蔡萍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，那里还能禁受得住这急风暴雨般的攻击，一声惨嗥，双足已被对头斩断，翻身跌倒，众人方将挥刀剁下，蓦听到粗犷洪厉的声音道：“且慢！先搜那块古玉符！”

众人闻声住手，方将蹲下搜索，那条黑影也不先不后赶来！

但见银虹舒卷，厉吼连声，十六个人，倒有十三个被斩得身首

异处。

为首三人，因功力较高，见机得早，一见黑影这般声势，一面挥兵刃抵抗，一面纵身逃走，因此，只将手中兵刃削断，略带微伤而逃。

黑影因关心蔡萍生伤势，眼见二人逃走，也不追赶慌忙收剑入鞘。

顾不了血污狼藉，纵到蔡萍生跟前，从地上扶起蔡萍生，倚靠在他胸前，忙替他推宫过穴，掏药塞入其口内！

黑影和蔡萍生，这才停止不动，方才藉着火光照射，依稀看清两人大概轮廓。

蔡萍生是个身材清瘦，花白胡须的老人，这时全身浴血，气虚力弱，一颗头，懒洋洋地，倚在黑衣人怀里，双脚齐膝斩断，浑身微微颤动，但无法看清面貌。

那黑衣人，五短身材，头顶光秃秃地，不生一根毛发，青惨惨的脸上毫无半点表情，除了一双炯炯发光眸子和厚厚的嘴唇，是其唯一特征外，其他再无法看出可异之处，他附着蔡萍生耳朵，轻轻喊了几声。

蔡萍生只是嘴唇乱动，并无声音传出。微微睁着一双失神眼珠，瞥了黑衣人一眼，嘴角挂着感激的微笑。

倏然伸出染满血污的右手，颤巍巍地，指了指胸前，竖了竖大拇指，最后拇指一屈，复将食中二指伸直，喉间“咯”的一声，当时气绝而亡，但那食中二指，却未因其身死，高所改变。

这谜也似的手式，把黑衣人弄得丈二金钢，摸不着头脑。他无法理解，事实上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。

他不失为是个足智多谋的人，由蔡萍生指胸前的手式中，连想到那粗犷烘厉声音的人所说献出古玉符之事！

这个念头，在他的脑海中闪了一闪，感觉他的想法不错。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暗付道：“莫非那古玉符，藏在他胸前么？”

忙把蔡萍生的衣扣解开，果见蔡萍生的颈上，悬着一个精巧玲

珑，巴掌大一支纸囊，囊中有物凸起，人细孔中，隐泛着玛瑙色的红光，小心翼翼松开囊口，赫然是块淡红晶玉古令付，玲珑透顶，巧夺天工。

知自己猜想不错，蔡萍生因此丧生，感念自己相救之德，以此相赠，乃将玉符丝囊摘下，谨慎改藏怀中。

他还想揭穿蔡萍生两个指头的谜底，但是，他失败了，把蔡萍生全身都搜索一遍，仍无发现。

他只得放弃搜索的念头，把身佩宝剑拔出，在广场边缘一株柳树下，掘了个深坑，将蔡萍生安葬。

复将那些尸体，洒上一些化骨丹，使其灭迹，以免连累地方。

最后，他到火场四周，巡视一遍，见偌大的隐湖山庄，片瓦无存，齐化一牌劫灰。

他朝着火场，轻微地吸了口气，方才转向往微山湖滨而去！

火光逐渐微弱下来，黑幕又复笼罩大地。

黝黑，昏暗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

死气沉沉的，老无一些声息，寂静无比的寂静。

忽然有一阵“咿呀咿呀”的桨声，从湖中传来！

这声音，打破了大地的寂静！

给大地带来了一些生气。“是谁有这般清兴！深更半夜，还在湖中荡舟？”

他心中暗暗这么说，足步也随着停止下来，放眼朝湖中眺望，只见一只水裹快艇，正向湖岸驶来！

离岸尚有文许远，忽见三条黑影，疾如电射，自艇上纵上岸来，作一字站开，挡在他的面前。

因天色太过昏暗，无法看清形貌，只能看出一些轮廓。

这三人全是瘦长身材，着玄色衣衫，手执长剑。

只听当中那个人，发出刚劲声音道：“朋友！你的手段，未免太残酷吧？”

黑衣人闻言，知他们发生误会，忙压低嗓门，发出低沉沙哑的

声音，分辨道：“朋友不要误会，在下亦是路过此地，可惜来迟一步，隐湖山庄已被葬入火海，庄主蔡萍生，已经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了，在下把群敌逐走后，将为他施治，无奈他受伤太重，回生乏术，连话都未讲一句，就此撒手西逝，在下只得把他掘土安葬，方才来到这里。”

三人听完，意似不信，盯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朋友！我们掙子很亮，揉不进沙子，你说没有关系，这身血迹是哪里来的？”

黑衣人方将分辨，左首一个沙哑声音的人说道：“反正是那么回事，大哥何必与他多费唇舌干什么？”

那刚劲声音的人，点点头，厉声说道：“朋友！如不实话实说，俺兄弟可不客气了！”

黑衣人见对方咄咄逼人，也将昔年宁折不弯的性情激发，嘿嘿冷笑道：“朋友即然不信，在下也不愿多费唇舌，任凭三位怎么办，在下全接住好了！”

刚劲声音的闻言，意似不悦，嘿嘿冷笑道：“朋友口气倒不小，只怕接不下来吧！”

黑衣人鼻中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大风大浪全都见过，不相信微山湖畔，会把船打翻了！”

只听当中那人，答声：“好！”

左手一挥，左右两人，立刻退过一边。

当中那人将剑一摆，亮出伏魔剑招门户，敝声说道：“朋友进招吧！”

黑众人见对方右手剑齐眉，左手念着伏魔剑诀，巍巍兀立，真有静如山岳动若脱兔之慨，内心一颤，暗忖道：“这人亮出的门户，不仅是峨眉家数，而且功夫精湛，深得以静制动神髓，如不小心，只怕要阴沟里翻船。”

忙将身佩奇珍——白虹宝剑拔出！

但见银虹暴涨，流辉四射，二尺八寸剑身上，俨然一泓清水，尖下芒尾，足有五寸来长，宛如蛇信般，伸缩不已，寒气森森，侵入肌

肤，不愧为前古奇珍。

对方藉白虹剑上的光芒，才将对方面貌看清楚。

对面三人五官端正，长眉凤眼，鼻直口方，年纪约在花甲上下，当中那人，颌下是部五绺青髯，面色红润。

左面那人，面色微黄颌下是部花白胡须。

右面人，面皮白晰白须飘拂胸前。

这三入掌中宝剑，长约三尺二寸，银光耀眼，虽非奇珍，但亦是白炼钢铸成，非一般刀剑可以比拟。

黑衣青面人，宝剑出鞘后，三人情不自禁，同声惊“咦”一声。

黑衣人，并不注意他们的反应，足下丁字步站定，剑贴肘后，双掌往胸前一抱，亮出天门二老，独门怀中抱月门户，神注对方，气纳丹田，全身功力，运于双掌，引满待发。

这三入，出身名门正派，天门二老，虽未见过面，但对其独门武功，多少有所耳闻，见黑氏青面人，不仅持着二老镇山之宝——白虹剑，且还能摆出天门招术门户，知道这人与二老多少有点瓜葛，因不愿开罪二老，树此强敌！

那有五绺青髯的人，发话问道：“朋友与天门二老是何瓜葛，赶快实说，以免自误。”

黑衣青面人，尚未答话，蓦听微山湖中，又有“咿呀咿呀”的桨声传来，同时左侧不远的草丛中，传不“嗤”的一声冷笑。

场中四人，先往湖中瞥了一眼，见离岸几丈，有一点黑影晃动，风驰电掣般往岸上驶来！

复往左侧草丛中观看，却是静悄悄地，看不出一些可疑形迹。

忽然“嗤”“嗤”两声泉鸣，从草丛中飞出一只夜枭，急如闪电，往湖滨飞去，眨眼隐没草丛中。

对面三人，见夜枭飞出，心中疑念，一笔勾消，暗地里，哑然失笑，骂自己疑心生暗鬼。

那黑衣青面人，心中却不是这种想法，他听出阴恻恻的冷笑，感觉声音甚熟，与夜枭鸣声不同，好似昔年对头的行径，不由得全

身汗毛，根根倒竖，机伶伶打个寒栗！

他轻轻对二人道：“三位稍待，在下去去就来！”

他等不及三人答话，把手中的白虹剑一紧，双足垫劲，两臂一振，纵起空中约三丈高，一招“乳燕投林”头下啼上，身随剑后，往草丛中扑去，同时掌中剑，亦化为“拨草寻蛇”的招术，银虹舒卷，向草丛中袭击！

黑衣青面人，纵身换式，发招递招，不仅奇快绝伦，干净利落，好似一气呵成，而且身眼步法，亦恰到好处。

三人不禁同声暗赞，天门武术，名不虚传，这黑衣青面人，最多不过二十来岁，手底功夫，已有这深之火候，如是天门老本人，不知要高到何等程度了！

他们心中正暗赞的当口，只见白虹在旬丈以外的草丛中，来回盘旋一阵，蓦听黑衣青面人，低沉的口音道：“朋友不现身答话，显示太见外了，如再不出面，在下就要骂了！”

连说了两遍，仍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丝毫声息！

这时那“咿呀咿呀”的桨声，愈来愈大，划破这沉寂的黑夜！

黑衣青面人，连番用话相激，既未发现异兆，又未听人答话，以为自己多疑。

但是，他的心中，仍然是满腹狐疑，放心不下，意识中，笼罩着一层阴影，烦躁不安，心绪不定。

他意味到，这不祥的预兆，他用自己的理智，尽量去压制，企图使这不安的情绪蛰伏，然而，他失败了，不压制还好，这一用力压制，反而促成心田中，波涛起伏，陡增心灵上的痛苦。

直到他想起湖滨尚有三个峨眉门下，竟着他比武较技时，心绪稍稍平静下来，一股无比的冲激力，涌到他的心际，蓦然发出一声长啸，双足一垫，纵回到三人面前。

他发出这声长啸，究竟是含着什么意思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出，只在他的意识当中，有这么一个印象而已。

他对着三人，以满带歉意的语气道：“三位久等了！”

三人亦看出他有点失常，以安慰的口吻突说道：“不必，……！”

他候将学中白虹剑，亮开天门门户道：“朋友请进招吧，在下还有急事要办呢？”

五绺青髯人，见他倏然间，神情变得这样急躁，知他心灵上所受的刺激，并非平常，本不愿和他再斗，但是他当众叫阵，这过节不能不接住，乃仗剑上前。

五绺青髯人，刚摆出峨眉伏魔剑的门户，那黑衣青面人好似等得不耐，掌中白虹剑一抖，闪烁出十余朵酒杯大的剑花，飘飘荡荡，往五绺青髯头顶罩去，同时，有十余朵剑花，飘落于对方下盘之时，青面人似乎不重视十余朵剑花的威力。

更不敢相信这个余朵剑花，就能伤害敌人，故乘着剑花软弱无力的时候，倏然拧身掉头，一招“神龙掉首”掌中白虹剑，急若电闪，自左至右，反卷而来，登时一道匹练般的白虹，宛如玉龙舒卷，朝对方拦腰卷去！

五绺青髯人，乃峨眉高弟，一见青面人，十余朵剑花飘飘荡荡，向自己头顶罩来，虽然使人眼花缭乱，不知所措，但却与一般剑术向异，认出这是天门二老，独门剑术的绝招，“雨打残花遮地红”深知这绝招的威力，全在“遍地红”上，“雨打残花”不过是混乱人的耳目而已，那能轻易上当？”

故当十余朵剑花袭击时，仅将掌中长剑一振，运足全身功力，一招“珠帘低垂”化为一片光幕，挡在身前，同时，口发一声清啸，双蹄蹶地，将身纵起，掌中剑一紧，五朵径尺剑花，朝黑衣青面人当头罩下，几乎二丈方圆，全被剑花罩住。

经此一来，五绺青髯人，不仅躲过了青面人的“雨打残花遍地红”的绝招，反而乘机以看清伏魔剑绝招——“五气朝阳”予以反击。

五绺青髯人，变招换式，出手递招，非但从容不迫，干净俐落，宛如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，而且身眼步法，恰到好处，无不见功夫火候，不愧为峨眉正宗之士。

黑衣青面人睹状，内心亦暗暗称赞，方欲变招换式招架，蓦见黑影一闪，腰身一紧，立被摔出丈五六，堪堪躲过“五气朝阳”剑花的范围，同时听见来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大水冲倒龙王庙，一家人都不认识，还在这儿火并！”

声落，来人业已现身，五络青髯人，早已收剑含笑屹立。

黑衣青面人听出来人口，是生平至友，微山湖渔隐，水上飘张兔叟时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忙将白虹剑入鞘，纵身上前道：“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如不是来找你，还不致惹出麻烦呢？”

微山湖渔隐水上飘张敬笑道：“还不是为了隐湖山庄这档了事，到独山湖去溜了一趟，看看老贼那宝贝儿子的动静。”

说着，忙对黑衣青面人道：“大哥，我替你们引见引见！”

黑衣青面人，将人皮面具除去，现出本来面目，原来是个银须飘洒老人。

拱手道：“小弟正要请教！”

张敬指着三人说道：“这三位就是对湖的临城三侠，萧隐，萧靖，萧清，因他们昆仲少来这面，大哥又隐秘行踪，故不相识。”

说时，复笑对临城三侠道：“这位就是天门二老第一位，矮昆仑梅桐。”

双方都是闻名多年，心仪甚久人物，一旦相遇，至不免寒喧倾谈，萧氏三侠，欲邀梅桐前往临城盘桓几日。

梅桐因内心烦躁，始终情绪不佳，婉言相谢，并说过几日，一定到临城，专诚拜访。

萧氏弟兄看出他心绪不安，神情恍惚，急躁不安，劝慰几句，立刻和梅桐，张敬两人作别而返。

张敬已看出梅桐失常，内心好似有无穷忧郁，乃邀其往舟中小坐。

梅桐仅点点头，随定张敬后面，纵落渔舟。

舟上一个十二岁，短装裸足的小孩，忙向梅桐行了一礼，口称：“老师！侄儿淮彬拜见。”